

雪花的归宿 (组章)

□冰鑫

晨雾漫过勒勒车的木轮时,姥姥塞给我一把爆米花,那爆米花咬碎时的脆响,能惊飞树梢上的山雀。姥爷的鞭子在空中划出半圆时,老黑牛便踏着草香往西边去。我的家乡阿荣旗得力其尔鄂温克民族乡兴南镇村西有三条河,从东到西相伴着向南流淌,村民们管它们叫小河、二河、大河。

村西的河

夏天的夜晚,浅浅的小河,默默地流向远方,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星星,一切都显得安静而美好。水底的鹅卵石下能抓到好多蝌蚪。柳蒿芽沿着河岸疯长,嫩绿色的茎秆带着锯齿叶,掐断时会沁出清凉的汁液。

我总是蹲在河边看姥爷钓鱼。他的鱼竿是自制的,柳木杆梢绑着细麻绳,鱼钩上挂着从园子里挖来的蚯蚓。鱼漂是一截玉米秆。有时等得太久,我会数河面上的蜻蜓,有黄的、蓝的、紫的……

二河要宽些,河中间有片沙洲,长满了各种花草。每年端午前后,沙洲上会长出成片的黄花菜。姥姥总用新鲜黄花菜和柳根鱼炸大酱,鲜美又好吃。晒干了的黄花菜,冬天炒肉最香。

16岁那年,我跟着小玉去了大河。

那天,我俩揣着玉米饼,拿着几个鱼圆子,过了小河,又过了二河,一直往西走。

走了两个多小时,忽然听见流水声,

像堤坝漏水的声音。转过一个水泡子,

眼前悠荡着一条宽阔的河。河水是深褐色的,空蒙而深邃,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对岸是刀削般的断崖,石缝里钻出一丛丛野花,黄色、蓝色、白色的野花在风里摇曳。崖顶上有一个身影,见我们望过去,便朝我们招手。“采是药的春燕!”小玉认出了她。春燕是对岸一个村落的,小玉她俩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春燕用叉子挖着草药,她使劲用脚踩着叉子,挖出来一棵就扔进柳条筐。脚下是峭壁和河水,我和小玉担心她掉到河里,就大声喊:“你往里点,别在边上挖!”

她笑着朝我们喊:“我离河挺远呢,这上面是平地。”

我问她:“你们村子就在山顶上吗?”

她回答说:“不是,隔好几座山呢!”

又说:“你们围鱼,鱼圆子要撇远点,

不然鱼不进去。”

我们的鱼圆子是用旧铁盆做的。父

亲用钉子把盆底钉成密密麻麻的小眼,盆口处用细麻绳穿成网,再用桦树皮做

个鸡蛋大的口,然后系上长长的拇指粗

的麻绳。到河边围鱼时,先在圆口抹上

玉米面糊糊。按小玉的法子,要用手擦

紧麻绳,撇得越远越好。可那天我撇鱼

翻飞

飞雪是寒风悲伤的形式。

一缕炊烟,回归烟火。一朵

雪花,返回天空。

我,无法踏上归途。

一个人在闹市里走着。

我的心思,在翻飞的雪里起

落落。

满天星斗撑不起一个夜空,

月亮就亮了起来。

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

所有的心思都长满绿色,所

有的绿色都充满生机。

乌云,卷土重来。

阳光,还会茁壮吗?会不会

长成一地清辉?稀疏,没有燃

的火焰。

轻轻摇头,抖落一脸风霜。

祈祷一场雪

北风萧瑟。

风把芦苇吹成狂草,不知何

时才能把它们安抚成小楷。

一个人的晚餐同样萧瑟。

斟满三杯酒。一杯敬天,一

杯敬地,一杯敬自己。

桌上的玻璃花瓶是最大的一

只酒杯,盛满过往。

阳光满屋,白玫瑰换成了粉

佳人。

晚风袭来,粉佳人换成了香

槟玫瑰。

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槟玫瑰

换成了戴安娜。

我问你,下次换什么颜色?

你说,都可以。

我又问,哪种颜色最好看?

你说,都好看。

望着你的背影,我,还有那些

花,都不知所措。

一丝寒意,挤进我的骨头。

如今,那只花瓶空空如也。

你站在灯火阑珊处,而我,已

来不及回首。

祈祷一场雪,为我而下。

在雪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点燃篝火,遥想春暖花开。

江雪

翻千山,越万岭,仍不见飞鸟

的踪迹。

纵横阡陌,没有一人经过。

我乘一叶孤舟,在江上垂钓。

风过来打探消息。

我能否在江上偶遇知己?

大雪纷飞,有人感受到浪漫,

有人感受到凄凉。

我不奢望满载而归,只坚持

在寒冷中向往温暖。

相信阳光终会照亮江面,照

亮我。

四面透风的生活有了些许诗意。

北国风光

兴南镇村西流淌不息的河流

于春利 摄

雪花的归宿

(组章)

□北琪

雪花的归宿

岭上的积雪历经千年,不肯

变身为水。

门外的船只还在讲述他乡的

故事。

柳树依旧青翠欲滴,黄鹂的

歌声依然婉转,白鹭仍有冲向蓝

天的欲望。

我在雪中漫步,固执地追寻

一片雪花的下落。

风在空中欲言又止,它知道,

再浪漫的美好也需留白。

一些雪花还在喋喋不休,

纷纷扬扬了一整天。

雪是阴郁的天抛出的最后一

粒砝码,未必能测量人间的痛

痛,它只负责晶莹或肆虐。

它所覆盖的美好或不堪,终将裸露出来。

路过也好,驻足也罢,皆是匆匆。

有些相遇是狭路相逢,有些

相遇会大起大落。

童话里的河会断流,快乐和

悲伤都无处隐身。

如何抹去回忆的阵痛,是不

朽的命题,也许永远无解。

尘封往事的都是高手。

我在雪中返回。

幸好还有一个转弯,可用

来回头,停泊一颗苍凉的心。

一片雪花的归宿,再与我无关。

雪意浓

天色醉意正浓,大雪锦上添花。

米酒散发淡淡的香气。

火炉里的火充满期待。

走进雪地,才知寒冷的真意。

我团起一个雪球放在掌心,

看它一点点融化。

善解人意的风也来助阵。

一些声音时常回响。

随风逝去的只能是岁月。一

些冷或暖,会常驻心间。

一场雪心甘情愿为冬天作序,

一直在坚守这份独一无二的浪漫。

我在恭候佳人,共饮一杯暖酒。

我,无法踏上归途。

一个人在闹市里走着。

我的心思,在翻飞的雪里起

落落。

满天星斗撑不起一个夜空,

月亮就亮了起来。

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

所有的心思都长满绿色,所

有的绿色都充满生机。

乌云,卷土重来。

阳光,还会茁壮吗?会不会

长成一地清辉?稀疏,没有燃

的火焰。

轻轻摇头,抖落一脸风霜。

我,无法踏上归途。

一个人在闹市里走着。

我的心思,在翻飞的雪里起

落落。

满天星斗撑不起一个夜空,

月亮就亮了起来。

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

所有的心思都长满绿色,所

有的绿色都充满生机。

乌云,卷土重来。

阳光,还会茁壮吗?会不会

长成一地清辉?稀疏,没有燃

的火焰。

轻轻摇头,抖落一脸风霜。

我,无法踏上归途。

一个人在闹市里走着。

我的心思,在翻飞的雪里起

落落。

满天星斗撑不起一个夜空,

月亮就亮了起来。

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

所有的心思都长满绿色,所

有的绿色都充满生机。

乌云,卷土重来。

阳光,还会茁壮吗?会不会

长成一地清辉?稀疏,没有燃

的火焰。

轻轻摇头,抖落一脸风霜。

我,无法踏上归途。

一个人在闹市里走着。

我的心思,在翻飞的雪里起

落落。

满天星斗撑不起一个夜空,

月亮就亮了起来。

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

所有的心思都长满绿色,所

有的绿色都充满生机。

乌云,卷土重来。

阳光,还会茁壮吗?会不会